人·车·生活——记离开母校的三十载

○高　进（1991级汽车）



高进校友

每年我总要回一趟清华园，有时是匆匆一瞥，有时是专程造访。三十年，说短，已是大半人生；说长，却仿佛只是一场昨夜清梦，醒来后仿佛荷塘的莲香依旧萦绕。五年清华园里的沉淀，二十余载职场反复的锤炼，为何还能在心底荡起当年的涟漪？

人

1996年毕业后，我踏进了天津市内燃机厂，被分配到实验室工作，那里有一半是像我一般初出茅庐的大学生，另一半则是十多位经验满满的老师傅。我的职业生涯，便从“工程师+操作工”的双重身份开始了。

没想到，我竟在这里如鱼得水。我和师傅们聊科技、谈历史，他们教我摆弄机械的诀窍，甚至带我学打牌——如今回想，那些烟火气里的相处，都是岁月赐予的修行。刚工作那几年，我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，拎着水壶跑几百米去打热水；中午提前到食堂占座、盛汤，把热乎的饭菜留给晚来的同事；下班后还常去同事家里，给他上中学的孩子义务辅导功课。

我一直相信“以专业立身，以公允服众，以真诚待人”。凭着这份信念与母校赋予的信誉，在两千多人的厂区里，大半人都认得我。那时厂里人浮于事是常态，试验室更是管理难点。然而当我成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时，没用太长时间，就把这里治理得焕然一新。

又过了十年，我接手整个企业。彼时它已因种种原因风雨飘摇。我上任后最重要也最艰难的任务，竟是裁掉六成员工——他们中许多是父子两代都在厂里奉献一生的老工人，有些人身上还带着工伤。让这些把青春献给流水线的人离开，于他们是生计无着，于我则是心如刀割。考验接踵而至：有病弱老人封堵厂门，有职工冲击会场，甚至有人提着汽油瓶相胁。我一边顶住压力推进改革，一边为下岗职工奔波争取最优补偿，跑遍各部门为他们协调出路。

最终，大多数人得到了妥善安置。我虽因“过程存在瑕疵”受过问责，却赢得了他们的理解与敬重。夜深人静时自问，那段日子虽难，却无愧于心，也算践行了清华校训中的“厚德载物”。

车

当年选择内燃机专业，其实是误打误撞，在校时我一点也不喜欢。上专业课时，我总溜去听其他系的课；同学们在自习室刷题，我守着电视看意甲和国足比

赛；大家在图书馆新馆借课外习题集，我却泡在老馆里读“四书五经”。毕业后，班里至少八成同学转了行，我却懵懵懂懂进了专业对口的发动机厂。没想到干着干着，竟深深爱上了这个充满金属气息的行业。

这三十年，中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前行，汽车发动机也走过了从模仿、自研到成熟的三个阶段。我算是亲历全程的人，从试验、标定、设计，到设备、工艺、故障分析，再到质量管理、生产准备、销售服务，甚至人事、后勤、工厂建设、企业管理——发动机相关的整条价值链，我几乎摸了个遍。

回想当年那股拼劲，至今仍觉热血沸腾：修实验设备时，为查故障带电作业，被电倒在地，爬起来定定神继续干；技改时一脚踩空，身上擦伤一片，简单包扎后就赶回岗位；为给厂里省时省钱，没图纸就自己拆电路板，用现有元件替代损坏芯片……我就是喜欢机械的巧妙，迷恋金属的质感，享受故障排除后的畅快，甚至偏爱车间里那股润滑油混着清洗剂的味道。如果时光倒流，再选一次，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扎进机械制造。

近年来新能源兴起，传统动力行业渐显式微，我也顺势转入电动领域。其实无论做什么，好的方法总是相通的——这大概就是母校教给我的：基于逻辑、勤于实践，永远带着“自强不息”的底气。



内 11 班合影。前排左 4 为班主任冯良华老师，后排右 6 为高进

生活

去年因公回清华，走过熟悉的东大操场，只看见零星几个同学在跑步。不由得想起我们上学时，每天下午四点半，校园广播总会准时响起，召唤同学们：课外锻炼时间到了，走出教室，走出宿舍，去参加体育锻炼，保持强健体魄，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！话音刚落，操场上便沸腾起来，跑步、打球、跳绳……处处是朝气蓬勃的身影。

走出校园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保持着运动的习惯。足球、篮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，水平虽不算高，却从未间断。运动不仅让我保持健康，更让我在高压工作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。

上学时我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。大礼堂经常放映电影，我们在北院二号楼西侧排队买票，一张两角或五角，便宜又过瘾。印象最深的有《绿卡情缘》和《赏金杀手》，还有大学生电影节的《人之初》和《三毛从军记》。东大操场偶尔会放露天电影，我就是在那里补看了《音乐之声》《罗马假日》这些经典影片。最常去的还是一教，每周末晚上连放两场录像，多是当年流行的港片，《纵横四海》《还我至尊》等一部没落下。直到今天，我仍保持着进电影院的习惯，每年看影片三十部以上。这份对光影的热爱，算是从清华园延续至今的小确幸。

还记得清华大礼堂穹顶上挂着“人文日新”牌匾，或许是受这份氛围熏陶，我一直喜欢人文类书籍，常泡在图书馆老

馆，浏览百科杂学。因涉猎广泛，渐渐成了朋友眼中的“知识万花筒”。二十年前，央视有一档李咏主持的节目《幸运52》特别火，2005年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，没想到登上了央视舞台，竟一路过关斩将，击败对手成为当期擂主。现在想来，那份敢于挑战的勇气，那种舍我其谁的底气，也正是母校赋予我的。

三十年，弹指一挥间，当年离校时在16号楼前告别的场景还历历在目。三十年，有热爱的事业，有坚持的爱好，有并肩的朋友，虽有不少遗憾，却过得充实而自信。这份踏实，源于自己的努力，更离不开母校清华给予的精神滋养。那些刻进骨血的校训，那些融入日常的习惯，那些支撑我走过风雨的力量，早已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。

作者现为一汽丰田研发分公司总监。

热爱环境，廿年青春初心不改

○戴威威（2002级环境）

2002年入学的同学中，刚毕业就回到家乡工作的可能不多。我的家乡是南黄海边的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，一座“耕海图强、如来如愿”的美丽海滨小城。2006年从清华大学环境系本科毕业后，我考取选调生回乡工作。入学时那声“热爱我环境，光大我事业”的呐喊言犹在耳。毕业至今，每隔几年我总会回校一趟，见同学老师、见四季如画的园子，重新汲取力量。人的一生没有几个“二十年”可以回顾。再回首，有云遮断归途，也有初心依旧。

从清华环境人成长为基层环保人

南通——在“苏超”足球联赛中把试卷作为礼物的教育之乡。刚回到家乡时，我是父母亲朋眼中“没出息”的“返乡”孩子，是老百姓眼中“镇上新来的大学生”。虽然心怀憧憬，但也遇到了本领恐慌和到基层如何发挥作用的茫然，还面临着人们“好不容易考出去的清华毕业生又回到家里来干什么”的好奇和困惑。时至今日，近年来已陆续有近百位校友到南通乐业安居，当年的困惑已付笑谈中。



2026年校友返校日，戴威威（左）与家人在二校门前合影

基层工作的第一站是乡镇。我如同一位想当将军的士兵，走到战场首先不是指挥千军万马，而是需要学会挖战壕、躲避炮火和瞄准开枪。感谢家乡领导和同事的真诚帮助和鼓励包容，我从书本、实践、同事中学习和熟悉基层工作常识和实务。

接着有三年多是在共青团度过的青春岁月，再后来我辗转多个乡镇，从招商引